



## 永安寻古(二首)

□廖黑叔

## 垫江黄金寨

李家寨失去最后一块古砖  
也失去了名字  
甚至找不到入口

他们说门还在  
灌木和竹林掩隐  
天生的石门洞开  
并没上锁

秋雨浸透如毯的苔藓  
踏上去会压出储存的  
泪,一步就是一串  
无声,微凉

传说中的金砖被传说  
埋进了土里  
寨名改成了黄金

而今,每一茬过客  
都在低头徘徊  
崖下的龙溪河水  
不紧不慢  
千百年未变

## 永安哑酒

“闷取藤枝引酒尝”  
白居易一醉千余载  
莫怪他已分不清花与雾  
更不知春梦几多时  
只有全唐诗里依然飘逸着  
龙溪河畔的一缕醇香

“吸得长江水倒流”  
都说石达开喝得豪气  
偏偏我读出几分凄怆  
宁愿相信那一夜,如水般  
温婉的永安,安抚着  
一颗悲凉的灵魂

读懂永安场,你得钻进一粒  
发酵的红高粱  
读懂永安哑酒,你还得从这粒  
发酵的红高粱里钻出来  
(作者系重庆市新闻媒  
体作协副主席)

## 雨夜 □郭永菊

窗外的雨  
调浓了清凉的酒  
沙沙声拍打着树林  
知性的夜  
让干涸的树木  
沉浸在哗哗雨声里  
在为季节干杯

雨润万物生动有趣  
青色如黛的天空  
闪电的手笔  
在空中肆意作画  
踮起脚尖绘制心中蓝图  
想借这个雨夜的美酒  
醉吻时空的脸

雷声隔着天际  
唱着动人的歌谣  
为大地情人  
送一世雨润的歌喉  
醉了红尘的情怀  
雨是天地馈赠的美景  
相拥雨丝酣然若梦

雨丝编织的夜  
是那样宁静而悠远  
在这寂静包裹的夜雨里  
与静默对饮  
雨声依然  
我情依然  
我心依然  
(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)

## 井边往事

□陈康明

也做过傻事。有一次,我们把芦苇秆捆起来架在井上当桥,怂恿五弟走。没走几步芦苇就断了,他“扑通”一声掉进井里。我们全吓呆了,幸好水不深,大人赶紧用扁担把他捞起来。为这事,妈妈把我揍得屁股疼了好几天。还有一回嬉闹时,我一只泡沫凉鞋掉进井里。井深水暗,我们急得团团转。幸好一位路过的大叔用竹竿绑了钩子,帮忙捞了上来,不然又少不了一顿打。

旱季井水浅,大家就排队打水,从不争吵。天没亮,就能听见扁担吱呀作响——那是早起挑水的人。放学后,我们常去井边等水。木桶磕碰声、扁担吱呀声、大人闲聊声,成了我童年最熟悉的音乐。井边都是人情:汪姑爷总会多打一桶,帮程奶奶挑回家;张叔叔总让我们小孩先打;程伯伯爱坐在井沿上讲他年轻时的故事。水甜,人情更暖。

这口井一直用到2008年。村里改建老井,猪市堡水井被定为卫生井。我爸提议在井壁嵌上“奥运井”三字作纪念,村干部答应了。改造时,他帮着匠人用白色碎碗片嵌字,老远

就能看见那三个字。那几天,他像年轻了二十岁,整天守在井边。完工后,他打上第一桶水,喝了一大口,笑着说:“还是一样的甜。”从此,我们就叫它“奥运井”了。

如今村里通了自来水,干净又方便。但老井还在,还有人打水洗衣、洗菜。他们说,井水洗衣服更柔软,洗菜更干净。每次回老家,我总去井边站一会儿,看井里的倒影——脸已不是从前那张脸,井水却还一样清。旁边的老梧桐树更粗了,井台石板更光滑了。

井还是那口井,只是多了“奥运井”三个字;人还是那些人,只是变了模样。井不再关乎吃喝生计,却成了记忆的坐标。它静静立在那,看着一代代人从穷到富、从小长大。井中的天还那么蓝,井栏的痕迹还那么深。好像什么都变了,又好像什么都没变。

我们怀念井,不只因为水养人,更因为它装着浓浓的乡情。一口井,就是一个村的根。如今家家有了自来水,老井却仍守在那,像一位沉默的老人,继续听着新的故事,守着新的光阴。  
(作者系重庆市涪陵区作协会员)

## 在北海与童年相拥

□李树财

深秋的北京,天空湛蓝如洗。45岁那年,我第五次来到首都,却是第一次观看升旗仪式。凌晨三点,与两位同窗披着星光前行。清冽的晨风中,国旗缓缓升起,国歌铿锵,无数人静静肃立,眼角闪着晶莹的泪光。

仪式结束后,人潮渐散,我们却一时不知该去向何处。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的同窗提议:“去北海吧,我给你们当向导。”心中蓦然一动。虽多次来京,却总是与北海失之交臂。而这一刻,心底那首沉睡多年的歌,忽然被轻轻唤醒。

车停北海北门,尚未进园,便见巍峨白塔从红墙黄瓦间探出身姿。阳光穿过袅娜垂柳,在湖面上洒下万点金鳞。我怔在原地——这景象,竟如此熟悉。同窗会意笑道:“认出来了?小学课本里的插图,正是这个角度。”刹那间,那句深埋心底的旋律脱口而出:“让我们荡起双桨……”轻声哼唱间,任秋风拂过已染霜的鬓发。

走进园门,永安桥如长虹卧波,连接着湖岸与琼华岛。桥栏上的汉白玉雕刻精美绝伦,数百年风雨未曾磨灭其神采。同窗指点桥那端的永安寺:“雍正年间所建,当年皇后便是循此路焚香祈福。”倚晴楼南侧,“琼岛春阴”碑静立山腰。此处乃“燕京八景”之一,秋日更显明

媚——银杏铺金,枫叶燃火,与蓝天白云下的白塔相映成趣。

行至西北角码头,歌词中的景象真切地展现在眼前:“水面倒映着美丽的白塔,四周环绕着绿树红墙。”我们不禁迎风放歌,惊起岸边数只水鸟。湖堤旁,一位白发老人正投喂游鱼。水中红鲤闻讯而来,其中有几条特别硕大。老人热情相告:“这些鱼比我孙子年纪还大。我退休后天天来喂,十几年啦。”说着递给我们一把花生,“试试?它们不怕人。”花生落水,鱼群争食,水花四溅,想起歌中那句“水中鱼儿望着我们,悄悄听我们愉快歌唱”。

那一刻,我仿佛看见小学音乐教室里那架老旧的风琴,操场上迎风飘扬的红旗,那个系着红领巾、对世界充满好奇的少年。“小时候唱这首歌时,怎会想到有朝一日真能来到北海,亲眼见到歌中的白塔红墙。真正走进歌里,畅游其诞生的产房。”我轻声感叹。同窗颌首:“这就是文化记忆的力量,让一个地方成为一代人共同的精神故乡。”

是啊,优秀的文艺作品总有一种神奇的力量,能够瞬间打通时光的隧道,让我们与过去的自己重逢。这些年来,每遇困顿彷徨之时,

我总会聆听这首熟悉的旋律。“红领巾迎着太阳,阳光洒在海面上”,歌声中,阴霾渐渐消散,内心重现光明。

夕阳西下,我们缓步出园。回望白塔,宛若一个巨大的宝瓶,盛装着无数人的童年与青春,在落日余晖中如诗如画,美得令人窒息。

感谢同窗的提议,让我在这个金秋与童年的自己温暖相拥;感谢岁月馈赠,让我们走过千山万水,依然会为一首儿歌热泪盈眶。

离去时,微风中依然荡漾着那动人的旋律,有人轻唱“让我们荡起双桨”,众人相和。三个中年人的声音虽不复清脆,却格外真挚而深沉。

窗外秋意正浓,而心里永远住着那个明亮的童年午后。我深信无论时光如何流逝,每当这旋律响起,就会回到这个秋日的北海,回到那个永恒的湖畔。

那里有永不褪色的红领巾,有永远荡漾的小船,有一代代人共同的青春印记,在岁月长河中温柔闪烁,如星、如眸、如永不老去的梦想。

(作者单位:重庆电力高等专科学校)

## 昙花相伴的日子

□陈维忠

一提到“昙花一现”这个成语,思绪总会飘回到30多年前,那段带着幽香、与昙花朝夕相伴的难忘时光。

那时的居住条件远不如现在,学校分了一套不足50平方米的集资房,我欣喜不已。搬进去后,便也想“风雅”一番,种点花草点缀生活。于是,阳台渐渐地被我改造成了“花园”。在我的私人空间里,常常能嗅到黄桷兰的馥郁、茉莉花的清甜、栀子花的浓烈、夜来香的幽远,还能欣赏到令箭荷花的热烈、文竹的雅致……可目光掠过花丛,总忍不住在昙花那里多停留片刻。说实话,在一众花草中,我最偏爱的还是昙花。它好扦插、易存活,适应性极强,几乎不受病虫害侵扰。在我的“花园”里,昙花是最省心的住客,一片肥厚的茎叶插进土里,便能扎根下去,在清贫的时光里兀自蓬勃。等到夏秋之夜,那硕大的白花一绽,满室便飘着若有若无的香,像月光酿成的酒,浅酌即醉。更妙的是花谢后,捡几片尚带微香的花瓣,与冰糖同炖,汤色清浅,口感丝滑润泽,清心润肺,那是属于拮据岁月的精致。

每天放学回家,一放下课本,我总会习惯性地奔向阳台,看看那株天天见长、生命力旺盛的昙花。望着它厚实饱满的茎叶、新抽的嫩芽,那些备课的疲惫、批改作业的琐碎、调皮学生带来的不快,都在这抹绿意里悄悄融化了。

昙花不爱热闹,它总是在七到九月的夏秋之夜悄然绽放。当星月在天空铺好宣纸时,它便选在一两年生的老枝上落笔。那些沉默了许

久的枝丫,攒足了半生的激情,带着厚积薄发的沉稳,终于在某个午夜吐成一朵朵洁白的芬芳。花瓣层层叠叠,从矜持的卷曲到肆意的舒展,像一场无声的美展,比任何喧嚣都更动人。

昙花相伴的日子,欢乐时刻数不胜数,可也有一个最大的遗憾——没能亲眼见证“昙花一现”的精彩瞬间。难道我与昙花真的只是有缘无分?明明见花苞鼓胀如灯,算好时辰守着,每次熬到深夜,眼皮实在撑不住,却又在黎明前的困顿里失守。等惊醒时,花已开到最盛,有的甚至已开始慢慢合拢。

有一次,我下定决心要亲眼等昙花绽放,特意把花盆挪到床边,趴在床上一动不动地盯着那含苞欲放的花蕾。可它像存心和我斗气,偏偏不急,就是不让我一睹芳容。我迷迷糊糊打了个盹,睁开眼时,花已半合,仿佛在无声地说:“美好的瞬间,从不会为谁刻意停留。”

后来我才懂得,不是无缘,是我当时人太年轻,不懂得等待的真意。昙花从来都不在乎有没有观众,它只是按自己的节奏,把一生积攒的精华全化作一瞬的璀璨。这多像我的人生啊——不足20岁便登上讲台,那时风华正茂,粉笔灰飘在肩上就像一片片落雪,总觉得日子还长,能把每个知识都讲成诗。可转眼鬓角染霜,退休证上的照片已找不回当年那个书生意气的青年。原来人生的盛放也如昙花一现,热闹过,芬芳过,便不算辜负。

岁月匆匆,昔日的“花园”早已易主,我偏爱的昙花也不知去向,可每当夏夜来临,它们

的身影就会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。它终究让我明白,短暂从不是遗憾,那些拼尽全力的绽放,哪怕只有一瞬,也足以照亮往后的岁月。就像我们走过的路,爱过的人,做过的梦,或许会褪色、会消散,但他们会给人们带来希望、带来喜悦、带来勇敢面对世界的勇气。

我爱昙花,爱它在黑夜里的从容,爱它把短暂活成永恒的气度。愿我们像昙花一样,即使在最短暂的时刻,也要绽放出最耀眼的光芒,让生命因瞬间的惊艳而永恒。

(作者系重庆市荣昌区作协会员)

